

●何谓作家？文坛内幕首次揭开
●诚哉供词！
性爱、金钱、阴毒、虚伪……

拷问灵魂

KAO WEN LING HUN

● 王金年 著 ■ 人民出版社



长篇社会纪实文学

拷问灵魂

王金年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拷问灵魂

王金年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3 号

拷问灵魂

王全年 著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21千字

1993年3月 第一版

印 数:20000

ISBN 7—80065—475—3/Z·220

定价:6.60元

内 容 简 介

作家阶层，是何等神秘而高贵！作家桂冠，是何等光辉而骄人！然而作家们的灵魂是个什么样？想来必是芸芸百姓们愿闻其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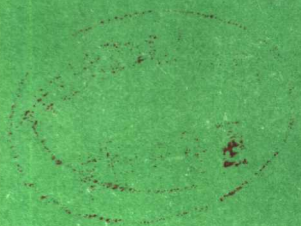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王金年先生写出来了！

既然是“拷问灵魂”，当然不必大唱赞歌。

他写了那些胸无点墨又自命不凡的“种类”是如何绞尽脑汁，争权夺利，阴险而毒辣；那些崇金钱而丧人格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卖脸发财；那些以玩女人为快乐的男作家和以谋男人为能事的女作家，是如何把个好端端的文学界搞得乌烟瘴气的；还有那些为发表稿子而献身的女业余作者和为见到铅字而送礼的男业余作者又是如何的一副委屈相，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道德学问俱佳的严肃作家是不少的，也毫无疑问，他们不在这部“拷问谱”中。

何谓作家？ 文坛内幕首次揭开……



封面设计：肖续
责任编辑：陈耕

目 录

第一章：作家与“官家”的生意经	(1)
作家当官—淡化当官意识的一种反动	(3)
房子、电话和专车	(8)
付出的代价与文人相轻	(10)
打擦边球也不容易	(15)
漂亮的女作者净惹麻烦	(17)
第二章：何谓“现代派”？	(19)
“笔会”在南方某开放城市如期举行	(21)
作家、学者、教授、研究员吵成一团，女服务员穿 的是“迷你裙”	(22)
漂亮的女秘书认为碰上了一群疯子	(25)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7)
这就是潇洒吗？	(30)
经常地使用避孕套也是“玩”	(36)

第三章：嘿，兴起了“广告文学”热	(41)
四流作家小 Q，经常周旋于厂长、经理中间	(43)
省城的大 Q 也眼红了，钱到底是个好东西	(47)
愿者上钩，公平交易	(51)
新闻法和新闻道德	(53)
大 Q 被撑得拉了稀	(57)
第四章：“下海”试一试	(59)
青年作家小 T，决定“独闯海南”	(61)
北京 AB 出版社前往机场迎接	(62)
小 T 采访的“绝窍”	(63)
他喜欢全国到处跑，但娇妻难以相随	(68)
第一份创作合同	(72)
仅仅存在着卖淫吗	(75)
第二部稿子给香港《新晚报》连载	(77)
第五章：青年作家 H 君中了约瑟夫·海勒所说的“圈套”	(83)
没完没了的“突破”，妻子来了例假也不说	(85)
传说要获全国奖	(86)
E 姑娘又吹响“魔笛”	(91)
有一股专门写性的浪潮	(94)
您终于获奖了	(97)
第六章：讲究经济效益的出版界	(101)

香港的《明报》怎样报道	(103)
老教授需自己包销 5000 册	(106)
只能卖书号	(113)
个体书摊的功劳与辛苦	(119)
第七章:文化人也陷入了打官司的烦恼	(125)
法院、文联各出一人,组成特殊法庭	(127)
业余作者告作家,裸体模特告画家	(129)
市委书记亲自督办,法不健全无从下手	(131)
我们被他操了,但对外还得说是处女	(132)
女模特患了精神病,光着屁股满街跑	(137)
法官写了首打油诗呈最高法院	(139)
第八章:诗坛杂乱纷呈,已经到了第 11 代	(143)
诗是死亡的艺术	(145)
诗人太多经费太少	(147)
美丽的护士成了灵感的源泉	(154)
“撒娇派”“东方整体思想”与“性宣泄主义”	(156)
拟举办“火腿杯”全国诗歌大奖赛	(161)
第九章:拍电视剧的内幕消息	(163)
玩过的女演员不计其数	(165)
制片主任外号叫“耗子”	(169)
赤裸裸的交换	(174)
又凑了个“野班子”,计划拍 50 集巨片	(178)

第十章：听着，通俗作家不可忽视 (181)

作家们住在一起就是事多 (183)

中年作家石某因写通俗文学小说而被打入另册
..... (184)

王蒙也写了通俗小说《球星奇遇记》 (187)

签名售书好极了 (192)

忙得连情人也顾不上找 (196)

第十一章：编辑者，作者也 (199)

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编辑 (201)

没有关系的稿子不多 (204)

你们是吃男作者，玩女作者 (209)

还有几位伴舞的女孩子 (213)

第十二章：二级作家承包了一家中档饭店 (217)

残酷的现实使得作家陷入了窘迫 (219)

专招漂亮的农村小姑娘当女招待 (222)

君子、小人、蛤蟆、王八、瞎子、瘸子，全见啦
..... (227)

承包一年，成了个 1.5 万元户 (232)

**第十三章：三大金刚专用纪实手法写重大历史题材
..... (235)**

比北京人的涮羊肉更加热闹 (237)

情报的“秘密来源”，上尉小姐最积极	(241)
性生活是作家最好的休息	(244)
还要写	(252)

第十四章：令专业作家眼馋的“企业业余作家”

.....	(257)
是作家，但更是一位工会主席	(259)
一首 8 行的诗改变了他的命运	(262)
企业有的是钱，什么活动都能开展	(266)
给个省作协主席我都不换	(271)

第十五章：最可怜的业余作者

是编辑混蛋还是我们没水平	(275)
他只求在省以上刊物再发两篇稿子	(277)
小小的地区文协会员却拥有众多女崇拜者	(280)
写作是块敲门砖，当了科长就罢休	(283)
小说没写成，倒成了精神病	(287)

后记	(291)
----------	-------

第一章

作家与“官家”的生意经

在“淡化当官意识”的呼声中，他担任了全国第一流文学杂志的主编。从此，他不再单纯的是个作家，他还是个地、市级官员。请不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这是事实，似乎还是一股潮流。

一、作家当官——淡化当官意识的一种反动

早上7时半，他非常艰难地起了床，他是在临要上班的妻子叫了他三次以后，才昏昏慵慵起床的。

他不起没办法。8点半他要准时赶到编辑部。因为今天是星期二。每周的星期二、五是他坐班的日子。只有到了星期二或星期五时，他才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不仅仅是个全国一流的作家了，而且还是这家全国第一流的杂志的主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地、市级。文人当官，真有意思，万岁，改革的年代。

妻子上班走了，荷包蛋的香气弥漫了他这室一厅的新居——不做官您能有房子吗？这是他的老朋友，W市的作家大武（自然也是全国一流的作家）在发来祝贺信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据悉，大武也在积极鼓动着办刊物。只要办起来，自然是他的主编。不干白不干。

荷包蛋的香气也可以说是一流的，但却丝毫刺激不起他的食欲。他怀疑自己的消化系统也出了毛病。他的神经衰弱却是任何医生只消一看便能定下结论的。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用脑过度，他的头已基本败顶。值得庆幸的是，这反倒平添了他几分中年男子，尤其是一位作家所特有的练达、睿智、洒脱、幽默的风度。至今，他还不时地收到18——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的来信。

他趿拉上海绵拖鞋，伸了个懒腰，试图排遣一下堆满了全身的慵倦。这套新居的规格就是高，几片不多的暖气片竟烧得

这么热，夜里只需盖一床被子就行。低头看看自己脚上的拖鞋，再抬头望望几层楼下大半个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北京，他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嘻，做官……此前，他是住在二间加起来不足13平方米的街道民房里，朋友去了都无法接待，更不要说接待外宾了。

时间告诉他，应该刷牙、洗脸了。但忍不住，他又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拿起笔，将小说中的一段人物对话改了过来。为了这段对话，他几乎一夜没有睡好。过去，他的写作、生活都是有规律的，一般情况下，他每晚都是写到12点，而后休息。而第二天早上则要睡到8点以后。自从当官以后，这个规律遭到了不近人情的破坏，尤其是星期一、星期四晚上，他只好提前一小时休息，为得是早上7点半时能准时起床。而他规定的——他一上任就大胆规定的：早上上班8点半，本身已比一般的机关上班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说不上这是为了照顾自己，还是为了照顾编辑部的其他同志。但是他知道，似乎只有在这一点上，编辑部的全体同志才达到空前一致的同意）。

“好，这么写，还他妈象个小说的样子……”改完后，他十分高兴地将那支最新式的美国派克钢笔摔在了桌上。这笔还是他去美国访问时，美国的一位作家朋友赠送给他的。

“昨天晚上我怎么会这么写？简直就象三年级小学生的作文，是累昏了头，还是文思枯竭了……”他喁喁独语着，走进了卫生间。在他的下意识中，现在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刷牙。

文思枯竭？江郎才尽？这可是他最为担心的。若真是这样，那无疑等于染上了文学上的“艾滋病”。他将牙刷捅进了嘴里。

谁不知道他S？谁不知他是全国一流的作家？自从七十年

代末，他那篇反映青年生活的小说在全国引起反响，并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后，他的大名立刻在全国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响了起来。任何一个即便是带有偏见的评论家也会把他列入新时期一流作家的行列。他目前最高的文学成就，则是他的荣获了全国第一届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北方某大城市一个普通而又古老的胡同近三十年的变迁沉浮，从而透视和剖析了整个中国近三十年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小说出版后，无论是评论界，还是普通读者，一致反响强烈。按北京土话讲：“盖了帽了”。

人心总是无尽的。写了一篇以后，还想再写一篇。至少在他今天这个年龄，他还没有什么“洗手不干”的念头，他甚至体验不到说这种话的作家在此话一出口时的异样心态。他还是很自信的，他自信自己还可以写下去。甚至会越写越好。

于是，他悄悄地干起了第二个长篇。暂名为《路坎坷》。他这一生就够坎坷的。参过军，读过大学，闯过东北，当过伐木工人，又当过教师，文革中还扫过街。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来高度的描述、概括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各个领域内的嬗变和动荡。他自信，此篇写好后，无论是在题材的重大性上，还是在时间的跨度上，还是在作品容量的包含上，都将大大地超过第一个长篇。他突然感到第一个长篇是那样的不起眼。唉，不就是一条小小的胡同吗？

然而，一旦真正写起来，他才知道自己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他原以为最简单、最顺手的艺术表现手法问题成了最令他头疼的事。原先，他想得很简单：鉴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全是用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他没作任何犹豫地就决定第二部用全新的现代派手法。这似乎并不是一种苛求。只有十分拙劣的

厨师才老把一种口味的菜捧到人们面前。

他一开始用的是“意识流”，但“流”了两章以后，他发现“流”得太没谱了，成了满地、满天、满宇宙的流。至此，他才知道所谓的“意识流”是世界上最为容易的一种创作手法，是任何一个疯子也能学会的。因为生活中的任何事物、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他妈就随心所欲地“流”吧。

于是，他断然撕掉前二章，重打鼓锣重开场。

这一次他借鉴的是苏联的艾特马托夫的艺术手法：将现实与浪漫最合适宜的结合。他所以这样做，除了他喜欢艾翁的“大胆而奇特的想象力”外，他还觉得我们的政治制度与苏联贴近，学起来好学。于是，他费力通读了他的《白轮船》、《断头台》等。但这一次他灰心得更迅速，丧气得更彻底。他才写一章多一点就觉得写不下去。他发现中国生活中的现实和民族性格与苏联的生活现实和民族性格差得实在太远。的确不可傻乎乎地生搬硬套，否则，只能是马不是马，驴不是驴。去你妈的吧……第二稿又付之一炬。

没隔上几天，他又不服输地拉起了第三稿。这一次，他的原则是：顺其自然，无为而写（老庄才真伟大）。这一次倒怪顺，一气呵成四章。但问题接着来了：他粗粗一读，立刻感到这稿子无论从整体结构上，还是情节编排上，还是语言风格上，基本上就是他第一部作品的翻版。这不啻为当头一棒，他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悲哀。

当这一次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乱了分寸。以致于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搞小说的料，而自己在10年前的跃入文坛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十分严肃的误会，自己无论从思维上到文章上是否是有着“严重的准备不足”，因而才陷入了今天这样捉襟